

人事股权皆生变 前海财险遇多重考验

合规官疑似离任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近日,前海财险官网的高管名单中,首席合规官胡晟的相关信息已悄然消失。而在2026年一季度偿付能力报告中,胡晟仍以首席合规官身份位列高管名单。

公开资料显示,2022年4月,这位“70后”被正式聘任为前海财险合规负责人,其职业生涯中曾有监管方、银行和险企的任职经历。

具体来看,胡晟曾任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川汇区支行信贷科科员,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周口市分行信息技术科科长、财务科科长,原中国保监会河南监管局财产保险监管处科员、保险中介监管处科长、稽查处科长,华农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规内控部兼审计监察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审计监察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等职务。

在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瀚看来,首先,一家险企的首席合规官如果离任,或将直接削弱险企的合规防线。在强监管态势下,合规官是平衡业务发展与避免触及监管红线的关键,其缺位易导致风控体系运转失灵,加剧合规风险。其次,完整的高管团队是保险公司稳健治理的基石。现代险企的“三会一层”架构要求高管分工明确,若团队残缺,核心岗位长期空缺,将导致战略决策缺乏连贯性。

值得注意的是,前海财险不止一次因合规问题收到罚单。2025年,前海财险及相关责任人因违规投资不动产等违法违规问题被罚。

中国投资协会上市公司投资专业委员会副会长支培元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行业角度看,险企一旦违规投资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环境,会扰乱行业秩序。若不加以遏制,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影响整个行业健康发展。也有业内人士表示,良好的公司治理离不开险企各治理机构(如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等)及其成员,具备全面、有效履行法定与章程所赋职责的综合能力。

新疆前海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海财险”)近日因股权拍卖引发业内广泛关注。7月27日,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该公司首席合规官的姓名从官网悄然撤下,总经理、副总经理的职位空悬待补。聚焦于业绩层面,开业已满十年的前海财险今年一季度综合成本率高达163.76%;偿付能力已连续多季度不达标。一家保险公司如何走到了这一步?在高管变动频繁或迎新股东的背景下,业绩承压的前海财险下一步如何“破局”?

·前海财险2026年一季度业绩表现·

保险业务收入 2.42 亿元	净亏损 0.08 亿元
综合成本率 163.76%	综合赔付率达 124.19%

·前海财险全面强化资本管理的举措·

一、降低经营成本,严控费用支出

二、加强经营分析,及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业务策略,坚定推进各项经营措施,改善盈利水平,持续增强内源性资本补充能力

“建筑商”用起拍价买走股权

如果说高管团队部分职位的空缺是前海财险的“内伤”,那么,股东方的治理则是这家公司待挣脱的“枷锁”。

曾因激进资本运作而引发市场广泛关注的姚振华及其主导的“宝能系”,一度深陷流动性危机。而前海财险的过往,与“宝能系”深度绑定,近年来,前海财险经营之路在“宝能系”的阴影下可谓风雨兼程。与此同时,掌舵者“折戟”也一度将公司推至聚光灯下,进一步而言,前海财险前董事长姚振华被禁业十年,此后出任董事长的黄炜也在2022年传出配合有关部门调查的消息。

此前陷入债务危机的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钜盛华”)便是“宝能系”的核心企业。该公司同时也是前海财险第一大股东,持股20%,目前该笔股权处于冻结状态。

需要关注的是,近期,钜盛华持有的前海

财险20%股权在阿里资产拍卖平台,被买方用2464万元的起拍价拍下。值得一提的是,该笔股权并非首次拍卖,上次起拍价为3080万元,但以流拍告终。在价格方面,该笔股权此次的成交价不仅较上次拍卖的起拍价3080万元明显降低,也较此次4400万元的评估价相去甚远,接近打了5折。

一直以来,保险公司股权,尤其是中小保险公司股权“难寻买家”成为一大标签。此次拍卖迎来1184次围观,21人设置提醒,但仅有1人报名。拍卖竞价结果显示,用户姓名“深圳禹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禹新建设”)以最高应价胜出。

北京商报记者梳理发现,险企新入局股东高度集中于三类主体,一是地方国资/国资平台;二是以消费、制造、科技为主的实体产业民企;三是专业金融资本、外资机构。

禹新建设能否正式成为前海财险的股东,仍待时间给出答案。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禹新建设一般经营项目包括建

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水利水电工程等。2025年,该公司先后被深圳市龙岗区住房和建设局处罚。

进一步而言,股东与股权是保险公司治理的基础,因此我国监管机构非常重视对保险公司股东与股权的监管,并出台了相应的管理办法。业内人士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按照《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规定,所有保险公司股东资质都要经监管机构核准,其目的是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等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以实现保险公司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但限于股东自身条件、资金来源、经营理念等原因,并非所有的股东都能百分百通过核准,甚至还有核准后因发现违规而撤销批复的情况。

综合成本率高达163.76%

前海财险于2016年5月19日开业,注册资本10亿元,公司住所位于新疆乌鲁木齐,营

业场所位于深圳。

这家“横跨”南北的保险公司,经营层面正面临一定的挑战。经营层面,2026年一季度,该公司保险业务收入2.42亿元,同比下滑25.1%,净亏损0.08亿元。

综合成本率是衡量财险公司承保端经营状况的核心指标,该指标反映财险公司的承保端盈利能力,综合成本率越低说明公司承保端的盈利能力越强,综合成本率高于100%,意味着其在承保业务方面出现了亏损。2026年一季度,该公司综合成本率高达163.76%,其中综合赔付率达124.19%。

从行业视角出发,高综合成本率多源于粗放式的“规模导向”战略。江瀚基于此表示,部分险企为抢占市场份额,过度依赖银保等第三方渠道,支付高昂手续费,导致获客成本畸高,陷入“赔本赚吆喝”的恶性循环。此外,固定成本摊销压力与低效的运营模式也是原因之一。在保费规模不足时,庞大的分支机构和冗余人员会导致单位成本急剧上升,加之部分险企在理赔等环节存在费用腾挪等乱象,进一步推高了综合成本。

偿付能力方面,2026年一季度,前海财险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和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均为112.95%。此外,前海财险风险综合评级已连续多个季度处于C类,属于偿付能力不达标。

“在接下来的几个季度,公司主要的风险防控举措包括,全面强化资本管理和加强风险管理。全面强化资本管理方面,一是降低经营成本,严控费用支出;二是加强经营分析,及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业务策略,坚定推进各项经营措施,改善盈利水平,持续增强内源性资本补充能力。”前海财险在2026年二季度偿付能力报告中如是表示。

北京商报记者就人事变动、股权拍卖、业绩等相关问题致函采访前海财险,但截至发稿,该公司未进行回复。

北京商报记者 胡永新

年内百余家公募高管调整

近日,公募行业高管变动频繁。据同花顺iFind统计,截至7月26日,年内已有107家公募机构发生高管变更。仅7月以来,就有金信基金、汇泉基金等多家机构进行核心管理层换届。有业内人士指出,这轮调整并非短期阵痛,而是行业常态的开端。未来一至两年,中小公募高管变动频率或将维持高位,但在趋势方面有望从“快速洗牌”逐步过渡到“合理调整”。

变更达213人次

7月25日,创金合信基金发布公告,原董事长钱龙海因退休离任,青美平措“接棒”成为公司董事长。过往经历显示,新任董事长青美平措曾在西藏银行、北京国管公司、华润医药集团、大和证券(中国)、京管泰富基金、北京顺禧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任职。2024年6月加入第一创业证券,现任副董事长、常务副总裁,2024年9月起任创新资本董事、总经理。

此次人事变动并非孤例,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年内公募高管调整频繁。截至7月26日,全行业已有107家公募机构出现高管变动,变更达213人次。其中,26家机构更换董事长,36家机构更换总经理。

其中,仅7月以来,就有创金合信基金、金信基金、汇泉基金、诺安基金等多家机构密集调整高管,覆盖董事长、总经理、督察长等核心岗位,行业人事调整进入集中变更期。

在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副理事长柏文喜看来,年内公募高管变更潮是行业从“规模驱动”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结构性换挡,且本轮变更呈现鲜明的“三集中”特征:一是代际退休集中,大批“60后”资深高管到龄;二是中小机构集中;三是岗位集中,主要围绕董事长、总经理、督察长等核心岗位展开。

具体来看,柏文喜认为,驱动因素主要有三重。一是行业进入代际更替周期,大批资深

高管退休,需同步完善内部梯队;二是费率改革深化、管理费下行,股东通过换帅重新校准战略重心;三是马太效应加剧,中小公募规模增长乏力,部分高管因未达到股东考核目标而被迫调整。

财经评论员郭施亮同样表示,“从规模导向转向回报导向,这是中小公募集中换帅的主要原因”。同时,市场环境、投资风格变化提速,公募机构内部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在此背景下,高管频繁变更也成了趋势。

中小公募占比过半

具体来看,本轮人事调整呈现极强的行业分化特征,头部公募管理层整体稳定,中小公募成为换帅主力。从年内来看,厚厚基金进行了多达8次高管变更(同日变更同一岗位算1次),安联基金也出现了5次高管变更,成为年内变更高管人数排名居前的机构,具体涵盖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等职位。从非货基管理规模排名来看,截至2026年二季度末,在数据可统计的164家公募基金管理人中,厚厚基金和安联基金分别位居第102名和第143名。

对此,柏文喜表示,头部机构凭借成熟的投研体系、渠道壁垒和品牌护城河,战略延续性强,换帅多是常态化交接;而中小公募数量占比过半,部分机构甚至面临“留不住人、任职不到一年就离职”的窘境——在生存焦虑下,股东急于通过换人寻求差异化突围。

不过,柏文喜也直言,频繁换帅对于中小公募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从短期来看,管理层更迭容易打断公司原有发展战略,引发投研风格漂移;但从积极维度来看,若能引入具备新视野的管理者,也可成为打破发展惯性、推动权益转型的契机。

郭施亮进一步补充,头部机构的内部治理结构比较稳健,可以实现平稳交接,中小公募对少数高管、核心人物的依赖度更高,频繁

换帅对机构的影响利弊不一,关键要找到有能力的管理团队,补齐短板。

督察长密集调整

值得注意的是,督察长岗位发生密集调整,凸显出近年来合规治理在公募行业的权重持续抬升,监管趋严或也成为高管迭代的重要推手。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年内22家公募机构变更督察长,达32人次,相较2025年同期16家公募变更25次的数据来看,督察长的变更明显增多。

柏文喜指出,年内多家公募督察长变更,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合规为先”战略升格的体现。但柏文喜也同样指出,合规压力是推手之一,并非唯一原因,业绩考核、股东诉求、个人职业规划同样是关键因素。

对于本轮管理层大规模新老交替的现象,郭施亮预计,这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头部化、专业化效应将会越来越明显。未来公募行业不仅比拼人才,还将比拼治理、合规、专业投研,逐渐形成综合性、专业性的竞争格局。

柏文喜给出了同样的判断,“这轮调整并非短期阵痛,而是行业常态的开端。未来一至两年,中小公募高管变动或将维持高位,但有望从‘快速洗牌’逐步过渡到‘合理调整’”。

若中小公募希望在减少人事动荡的基础上实现长足发展,柏文喜认为,需建立三层机制:一是构建“体系驱动”而非“人驱动”的投研平台,降低对单个体的依赖;二是完善“以老带新、以新促老”的阶梯式人才培养体系,打通“投而优则仕”的晋升通道;三是优化股东与经理层的权责边界,避免大股东意志过度干预公司治理,以董事会层面的独立性和考核的长期化保障战略定力。唯有如此,才能在代际交替中把“换帅”转化为“转型”的真正起点。

北京商报记者 刘宇阳 实习记者 王思奕

行业密集出清 小贷加快瘦身

小额贷款行业正迎来密集出清。7月27日,据北京商报记者不完全统计,2026年以来,湖北、辽宁、吉林、深圳、重庆、山西、内蒙古等多地陆续清退小贷公司,全国已有至少246家小贷公司通过主动申请注销、被撤销试点资质等方式退出市场,还有百余家小贷公司被纳入各地“失联”“空壳”公示名录,将在公示期满后面临注销或变更名称、经营范围的终局。

按照要求,被取消小贷试点经营资质的公司,应当于60日内到市场监管部门办理名称、经营范围变更登记或注销登记。变更后的企业名称和经营范围中不得使用“小额贷款”“小贷”等涉金融字样,不得继续从事或变相从事小贷业务,营业场所标识、网站、微信公众号等需同步清理或变更,相关债权债务等按规定由股东或变更后存续的市场主体承担。

针对这一情况,博通咨询首席分析师王蓬博指出,结合近两年地方金融业态整改进程,本轮大批量退出是行业规范化整改推进的必然结果,一方面是过往大量空壳停业、长期无实际放贷业务、人员场地均不存续的存量机构持续累积;另一方面小贷资金运用规则、放贷利率约束、资本充足管理要求持续收紧,不少机构无法适配现行风控与运营标准,主动选择注销离场。

“及时清退这些不良小贷机构能够从源头净化整个小贷行业,既能促使合规经营机构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也能够使得借款人处于更透明、更公平的贷款环境。”素喜智研高级研究员苏筱芮说道。

综合人民银行此前发布的《小额贷款公司统计数据报告》,全国小贷公司机构数量在2015年9月末达到历史峰值8965家,同期贷款余额9508亿元;2015年四季度小贷公司数量回落至8910家,出现首次环比下降,自此小贷行业机构数量进入长期持续缩减通道,在贷规模同步下降。

截至人民银行最新披露的2025年9月末,全国小贷公司数量为4863家,较高点减少超4000家;贷款余额7229亿元,在2025年前三季度减少319亿元,较2015年9月末也有明显缩减。

需要注意的是,人民银行小贷公司统计对象为具备报送条件、能正常报送数据的机构,各地则以小贷公司批准设立名录为资质审批口径。由于批准设立与正式营业并具备报数条件之间存在时滞,人民银行统计的小贷公司数量与各地公布的批准设立数量存在差别。

但不论是人民银行统计数据的变化,还是各地持续清退“失联”“空壳”机构,小贷公司数量缩减已经成为定局。结合各地披露信息来看,还有百余家小贷公司正在被认定为“失联”“空壳”机构的公示期。7月9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地方金融管理局便公示了32家“失联”“空壳”地方金融组织名单,其中包括21家小贷公司。

在风险出清的同时,小贷监管也在持续完善中。年内,山东明确原则上最晚应于2027年底前,将小贷公司综合融资成本压降至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以内,重庆、河南等则先后出台小贷公司监督管理实施细则的征求意见稿,针对小贷机构展业提出多项细化要求,各地小贷评级工作也在陆续进行中。

王蓬博认为,小贷行业会持续缩减存量机构数量,留存主体会集中向具备稳定资金渠道、持牌合规运营能力的头部小贷机构聚拢,区域性特色小微放贷场景会成为留存机构主要业务方向。监管层面会延续属地常态化排查机制,持续清退“失联”等违规主体,同时也会细化跨省经营、违规资金合作、贷后管理等,压实地方金融管理主体责任,对存续小贷公司实施常态化动态考核,不合格机构会被逐步纳入限期退出范围。

北京商报记者 廖蒙